



萱洲古镇。

通讯员 摄

我认为：既有小家碧玉之美又不乏大家闺秀气质的古镇，非萱洲古镇莫属。

水是江南古镇的灵魂。如果一个江南古镇，没有水，没有活水，没有源源不断的江水，就算不得江南水乡古镇的代表。

而萱洲古镇，不但有水，而且不是小溪小流，而是湘江！湘江傍着萱洲，日夜奔流北去。

有了湘江，古镇便有了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的壮景，有了“渔歌唱晚”的诗意，有了“逝者如斯”的哲思……尤其是它的下游大源渡水坝截流后，更是有“潮平两岸阔”的画卷！

可以说，在湘江的滋养下，萱洲古镇兼具了“眉梢眼角藏秀气”的江南女子的美丽与“绝世而独立”的北方女子魅力。美丽而大气，这是萱洲古镇独有的特色。

“今朝风日好，堂前萱花草”。就因为萱花盛开，所以取名叫萱洲。而萱花是古文化中无忧的代名词，是孝道的象征。

萱洲作为镇，历史也很悠久。明朝

洪武五年就在这里建立集镇了。

从古河街沿着一条由紫砂岩石砌成的石阶慢慢往前走，这石阶一直通向湘江河的古码头。街道很窄，石阶很陡，两旁是林立房子，房子挡住了阳光，抬头望天，只见一线天光。难怪这街道叫“一线天街”。房子大都是青砖黑瓦，瓦楞上有几株小草在风中摇曳，好像在诉说它往日的辉煌。

过去，萱洲因水运发达，曾是商贸重镇，是著名的货物集散地。这一线天的街商贾云集，贩夫走卒更是络绎不绝。两旁都是茶楼酒肆，歌舞楼台，尽显繁华气象。如今热闹不再，盛宴散尽，只有这些古老的建筑还在坚守。

下到湘江边，街道一下便宽阔起来，路边有很多摆摊的老人，他们卖着本地的特产：菜籽油、水茼蒿、地皮菌……他们不叫卖，不揽客，只静静地坐着，微笑着。

古码头伫立在江边，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呆在墙根下晒着太阳。石阶上的凹痕，像老人肩膀上的伤疤，这是千百年前商船纤绳磨出的伤口吧？

河水差不多与岸齐平。风起浪生，浪追着浪，浪打着浪，卷起一丛又一丛白色的浪花。河面很宽，像一个巨大的湖泊。这么一个亲水的小镇啊，住在这里，比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还要幸福，因为河堤上就满是桃树李树和梨树，一到春天，萱洲古镇就淹没在花海之中了。

相对于欣赏花草，我更愿意寻找古镇的古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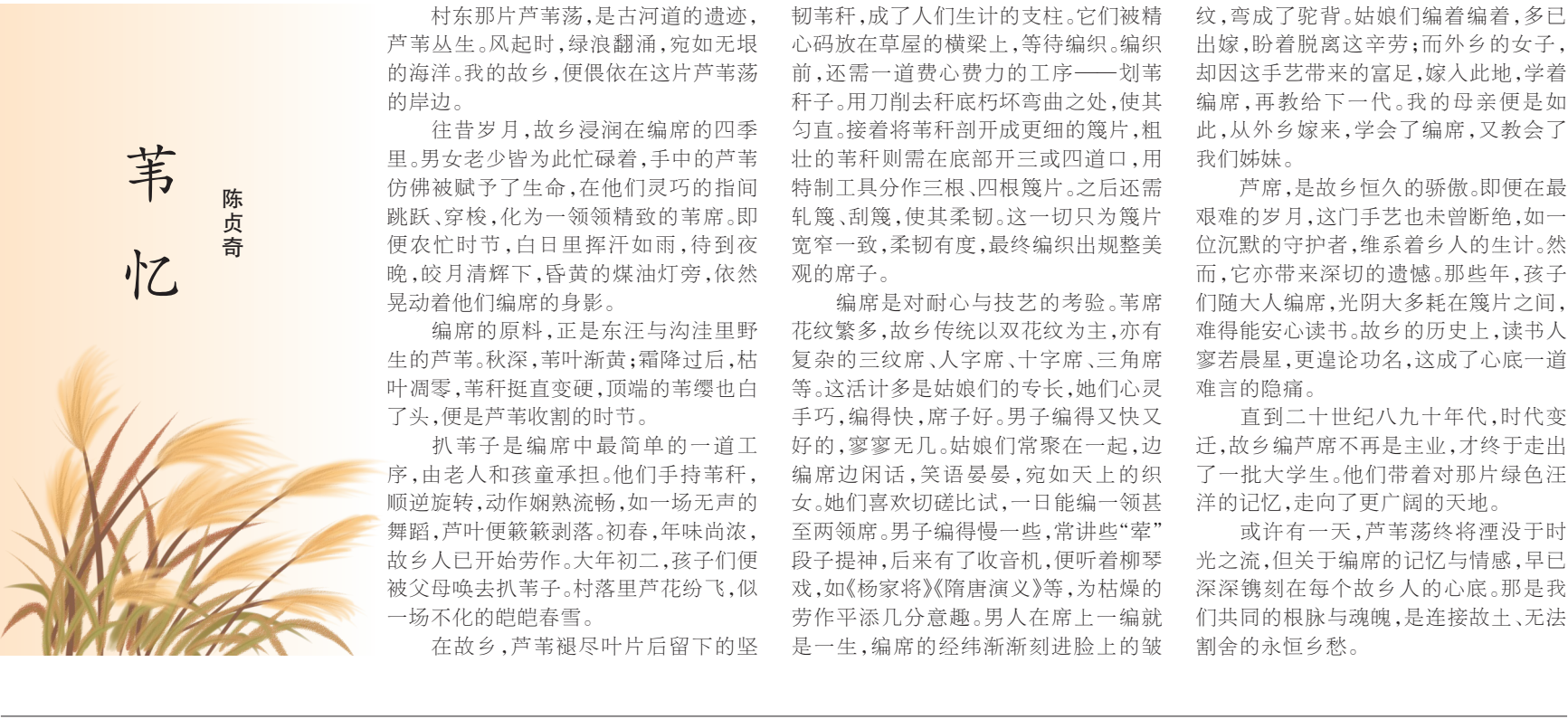
古意处处有。衡山窑青瓷残片散落在江岸，釉色如湘水凝碧，宋元匠人的指纹在胎土中依稀可辨。慈善堂遗址，静静地躺在现今的萱洲中学校内，成为古镇人民最温情的记忆。蔡侯殿是当地造纸行会为纪念蔡伦而建立的殿宇。如今蔡侯殿的大门和刻着“蔡侯殿”三个字的汉白玉石碑都被镇上刘武阳老人保存着，让我们还能窥见古代文明的辉煌。当年造纸用的湘江水如今依旧澄澈，而运输货物的木船早已被大型机船所取代。

最吸引我的还是刘锦公祠。它建于清光绪年间，是一座典型的湖南明清古

建筑。它坐落于萱洲南部古河街，南侧是萱洲古码头渡口，坐北朝南，占地600多平方米。屋垛呈山字形，流檐飞拱，雕梁画栋，青砖黑瓦，两层楼房，楼板为木板。建筑面积624平方米，共22间房屋。

建筑依旧雄伟，但大门前的花纹雕刻已开始脱落，屋脊水槽雕刻的八仙故事图案开始模糊。祠堂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，显示出疲惫与龙钟的模样。但脊梁是挺直的，骨子里古风浩荡。湘江的涛声穿过祠堂雕花木窗，与祠堂里的香火缭绕成韵。我却站在“五世同堂”鎏金大字的牌匾前陷入沉思：人丁兴旺是古人孜孜以求的，有人才有世界，有子孙才有未来。

萱洲这位“佳人”，眉梢藏的不只是湘江滋养的灵秀，更有千年岁月冲刷出的坚韧。她的大气，既体现在包容湘江的惊涛、守护古老的建筑、记录过往的故事，更在于将遗迹中蕴藏的智慧与传承，化作照亮未来的微光，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今古交织中，读懂岁月的厚重与生命的力量。



蓆忆

陈贞奇

村东那片芦苇荡，是古河道的遗迹，芦苇丛生。风起时，绿浪翻涌，宛如无垠的海洋。我的故乡，便偎依在这片芦苇荡的岸边。

往昔岁月，故乡浸润在编蓆的四季里。男女老少皆为此忙碌着，手中的芦苇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在他们灵巧的指间跳跃、穿梭，化为一领领精致的蓆席。即便农忙时节，白日里挥汗如雨，待到夜晚，皎月清辉下，昏黄的煤油灯旁，依然晃动着他们编蓆的身影。

编蓆的原料，正是东汪与沟洼里野生的芦苇。秋深，苇叶渐黄；霜降过后，枯叶凋零，苇秆挺直变硬，顶端的苇穗也白了头，便是芦苇收割的时节。

扒苇子是编蓆中最简单的一道工序，由老人和孩童承担。他们手持苇秆，顺逆旋转，动作娴熟流畅，如一场无声的舞蹈，芦叶便簌簌剥落。初春，年味尚浓，故乡人已开始劳作。大年初二，孩子们便被父母唤去扒苇子。村落里芦花纷飞，似一场不化的皑皑春雪。

在故乡，芦苇褪尽叶片后留下的坚

韧苇秆，成了人们生计的支柱。它们被精心码放在草屋的横梁上，等待编织。编织前，还需一道费心费力的工序——划苇秆子。用刀削去秆底朽坏弯曲之处，使其匀直。接着将苇秆剖开成更细的篾片，粗壮的苇秆则需在底部开三或四道口，用特制工具分作三根、四根篾片。之后还需轧篾、刮篾，使其柔韧。这一切只为篾片宽窄一致，柔韧有度，最终编织出规整美观的蓆子。

编蓆是对耐心与技艺的考验。蓆席花纹繁多，故乡传统以双花纹为主，亦有复杂的三纹蓆、人字蓆、十字蓆、三角蓆等。这活计多是姑娘们的专长，她们心灵手巧，编得快，蓆子好。男子编得又快又好的，寥寥无几。姑娘们常聚在一起，边编蓆边闲话，笑语晏晏，宛如天上的织女。她们喜欢切磋比试，一日能编一领甚至两领蓆。男子编得慢一些，常讲些“荤”段子提神，后来有了收音机，便听着柳琴戏，如《杨家将》《隋唐演义》等，为枯燥的劳作平添几分意趣。男人在蓆上一编就是一生，编蓆的经纬渐渐刻进脸上的皱

纹，弯成了驼背。姑娘们编着编着，多已出嫁，盼着脱离这辛劳；而外乡的女子，却因这手艺带来的富足，嫁入此地，学着编蓆，再教给下一代。我的母亲便是如此，从外乡嫁来，学会了编蓆，又教会了我们姊妹。

芦蓆，是故乡恒久的骄傲。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，这门手艺也未曾断绝，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，维系着乡人的生计。然而，它亦带来深切的遗憾。那些年，孩子们随大人编蓆，光阴大多耗在篾片之间，难得能安心读书。故乡的历史上，读书人寥若晨星，更遑论功名，这成了心底一道难言的隐痛。

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时代变迁，故乡编芦蓆不再是主业，才终于走出了一批大学生。他们带着那片绿色汪洋的记忆，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

或许有一天，芦苇荡终将湮没于时光之流，但关于编蓆的记忆与情感，早已深深镌刻在每个故乡人的心底。那是我们共同的根脉与魂魄，是连接故土、无法割舍的永恒乡愁。

品竹观海楼

王治刚

庭坚而建。整座楼呈六边形，共八层，高二十五米。

当年，黄庭坚被贬戎州（今宜宾）时，曾游历蜀南竹海，如今能步其后尘，我深以为乐。踏入观海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庭坚的书法石刻，那笔走龙蛇的字迹，尽显洒脱豪迈。词曰：“细细风清撼竹，迟迟日暖开花。香韩深卧醉人家，媚语娇声娅姹。娅姹娇声媚语，人家醉卧深韩。香花开暖日迟迟，竹撼清风细细。”黄庭坚的这首《西江月·细细风清撼竹》巧用回文，营造出了清幽闲适之境，风竹、暖日、花香勾勒出美景，媚语娇声更添生活情趣，尽显悠然惬意。

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爬上

二楼，向远处望去，大雾正缓缓升腾，我们便向着最高层攀登。前几层楼，我们都只作短暂停留，各层分别以诗、文、图等形式，展示了“竹之七德”：正直、奋进、虚怀、质朴、坚韧、担当、气节。这不由得让我对竹的品质肃然起敬，也对设计者的苦心孤诣倍感钦佩。

当我们登临顶楼时，前方最为开阔的竹海已白茫茫一片。朝其他几个方向拍了些照片后，我们默默面向雾海等候，渴盼迷雾散开。此刻，我不禁想起黄庭坚面对自然变幻、宦海浮沉时的豁达心境。人生在世，有起有伏，有聚有散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豁达坦然面对的心。眼下，我虽未见到壮阔的竹海，但在这么大

雾之中，却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无常与包容。

山雾久久不散，我们只好带着几丝遗憾下楼。再次来到二楼时，没想到大雾正往两侧飘散，片刻后天幕开启，世界一下敞亮起来。极目远眺，浩瀚无边的竹海尽收眼底，层层叠叠的翠竹随山势起伏，宛如绿色的波浪；风拂过时，竹海泛起涟漪，蔚为壮观。这时，有人喊道：“看，瀑布！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见右侧竹峰上，一条细瀑飞悬，好似白色绸带与竹海相互映衬，妙趣无穷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觉得自己穿越到了宋代，黄庭坚美髯飘飘，正在向我讲述那些关于“竹之七德”的故事。

因行程的时间所限，我们只得不舍离去。坐在车上，余思萦绕：这座楼就是一座精神丰碑，让每一个登临者在竹海的波涛中，寻得心灵的澄明和勇往直前的力量！

作家写作家

文字有骨，先生如灯

王章勇

整理书房时，不经意间手指触到一本旧书，是周涛先生的散文集《山河判断》，书脊已经有些松动，页面也有些发黄了。我便把那本书抽出来，搁在桌上，书页自动翻到我用笔注解的那一页，页面空白处记录着与周涛先生的一段往事。

1999年，我从军校毕业不久，被抽调到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分政治机关工作。那时我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愣头青，肚子里装着几本军事理论书，笔下却还生涩得很。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涛先生，是在政治部的走廊上。他那时代理军分区分副政委。只见他肩宽背阔，身材高大如胡杨，眉宇间沉淀着天山雪峰的深邃，走路时微微低着头，像是在思索什么。我向他敬礼，他抬头笑笑，眼角挤出几条皱纹来。

我对周涛先生的第一印象是，这位作家领导毫无架子，与人们称他为“狂涛”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。他待我极和善，每次我呈送文件去，总见他在看书，或是望着窗外思索。阿克苏的窗外，无非是些白杨树，再远些便是戈壁滩了，不知有什么好看的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看的不是风景，是风里的骨头。

第二年，我壮着胆子拿了一篇稿子给他看。那是我写的一篇关于边防军嫂的小故事，自以为写得不错，却不知究竟如何。周涛先生接过稿子，一字一句地读起来。办公室里极静，只听见他翻纸的沙沙声。我站在一旁，手心全是汗。

“思想，”他突然开口，“写文章要有思想。新疆的文章，要像新疆的胡杨和土地一样，有骨头。”他说着，用

钢笔在我的稿子上划了几道，又添了几行字，说，“标题就叫‘股股军嫂情’吧！”我凑近看，那字迹刚劲有力，像是戈壁滩上倔强生长的红柳。

后来那篇稿子登在了《新疆都市报》和《阿克苏报》上，是我的处女作。报纸送来的那天，我捧着看了又看，周涛先生改过的地方，油墨似乎格外黑些。要说我的文学种子，大概就是从那一刻播下的。

周先生回乌鲁木齐后，我曾专程去看过他一次。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，桌上摊着稿纸，写了一半的文章，墨迹还未干透。他请我喝茶，我们聊起阿克苏的往事，他忽然说：“你那篇写边防军嫂的文章，其实不错，就是太像文章了。”

我不解其意。他解释道：“文章像文章，就假了。要像说话却又胜过说话，既要有思想和情感，还要有温度和劲道。”

如今，周涛先生已离世几年了。我翻开他的散文集，那些文字果然不像“文章”，不仅亲切得像是坐在你对面说话一般，而且雄浑豪放、诗意盎然、质朴深沉、哲思隽永，边疆风情浓烈。窗外，阳光灿烂，我想起了阿克苏的戈壁滩，想起他说的“新疆的文章要有骨头”。

骨头，是的，他的文章有骨头，他用铁血散文铸就了山河气魄，他用军人的血性、哲人的目光，让汉字在边疆长出了野性的筋骨，开创了“新边塞诗”流派。他的人也很有骨头，现在这些骨头化作了灰，埋在黄土里，而他的字还活着，长在了我的心里，也长在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里！

秋游石牛寨

周昕

石牛寨静静卧在湖南平江东北面的山腰间，是丹霞地貌淬出的一枚丹砂——泼墨山水中晕开的那抹胭脂红，不烈不淡，成了南方山水长卷里最勾人的一笔。

这里有朱红岩壁劈山而立，有碧溪绕崖而流，有玻璃桥悬于云端，有古寨遗迹藏着千年故事。这份自然与人文拧成的“秘境”，早成了旅行者心尖上扯不散的牵挂。

一个秋天的早晨，我们裹着细密的冷雨出发。刚到景区，下车的瞬间，雨忽然收了尾。远望山腰以上，雾气还在慢悠悠地飘荡。我们乘缆车上山，连漪上台阶，雾倒先醒了，在红岩间打旋儿。

原本该如火的朱红，竟敛了锋芒，晕成带暖意的赭石，从浅绯到深褐的纹路里，藏着岁月没磨平的沉静。山间林木早换了盛装：枫香树的红是淬了墨的胭脂，浓得能掐出汁；银杏的黄是裹了蜜蜡的碎金，落在潮湿的草叶上，像洒了一地没化的星光。

丹霞的魂，全在“顶平、身陡、麓缓”这六个字里。石牛寨的山多是孤峰挺立，山体间被流水凿出深谷与沟壑。我沿着步道走，脚下的落叶吸饱了雨，踩上去是“噗嗤”的脆响，潮气从鞋底往上漫，像踩在晒过太阳的绒毯上。

若说红岩是石牛寨的骨，那溪与湖便是它的血，流得慢，却润透了整座山。景区里的溪是纵横交错的，阴天里更显凉沁。滑溜溜的鹅卵石覆着青苔，被溪水浸得发亮，几尾小鱼摆着尾巴从石缝游过，搅碎了满溪的云影，也搅碎了岸边彩林的倒影。

“十里画廊”水上峡谷，是石牛寨最美的一笔。两岸的峭壁是刀削出来的，岩壁上的爬山虎缀满橙红，在阴天的光里，颜色倒更浓酽饱和，像给丹崖镶了道暖边。竹筏划开水面，连漪一圈圈散，把水里的云影揉碎，连雾都跟着动了。偶有红叶落下来，轻点水面，引得鱼群四散。船工与游客的笑声落进谷里，不远，却恰好贴在水面上，跟涟漪一起飘远，格外惬意。

石牛寨还藏着镜湖、碧波潭这样的湖，水是常年碧绿的，阴天里却添了层次。枫香树的红叶落在湖面，不是浮着，是贴着火，像胭脂慢慢融了；银杏的黄叶撒下来，像绿绸上缀的碎金。我寻了块湖边石凳坐下，石面带着阴天的凉，却不刺骨。薄雾散尽，水汽绕着远山，把山的轮廓晕成模糊的黛，像画里的背景。

史料里写，汉代就有先民在这儿栖居，明清时，这儿因地势险峻，成了兵家必争的要塞。

如今走在石牛寨，还能看见石牛古寨、将军寨的遗迹。山寨顺着山势建，壁垒严整，栈道蜿蜒着贴山走，每块砖都刻着古人的巧思。我扶着寨墙，石面凉得沁骨，潮气从指尖往里钻，能摸到岁月磨出的细细坑洼。

山里还流传着“石牛显灵”“将军守寨”的故事，给这片山水蒙了层温柔的纱。

这些年，石牛寨从“养在深闺”的秘境，变成了能玩能赏的地方。那些高空项目，让阴天的景多了份刺激。

最有名的是高空玻璃桥，近三百米长的桥，通体是钢化玻璃，架在两山之间。走上去时，没有晴日的烈日晃眼，只有柔和的光。脚下是漫上来的雾，把深谷里的彩林遮了大半；金黄的桦树探出头，像雾里藏的灯；橙红的枫树晃一下，倒像云在动。游客们有的屏息走，有的停下来拍照，惊叹声混着风的轻响，成了阴天里最活的调子。

还有高空滑索、悬崖栈道、攀岩等。乘滑索时，风在耳边啸，比晴日更凉，眼底的秋景在雾里飞——红的、黄的、绿的色块掠过去，像穿越流动的水墨。走悬崖栈道，指尖碰着微凉的岩壁，身旁是雾裹的深渊，远处的秋山层叠着，每一步都像在雾里探险，惊喜藏在每一个转弯后。这些项目，让石牛寨既有自然的野，又有现代的趣，不管是谁来，都能在丹山碧水间，找到阴天独有的畅快。

离开时，暮色悄然而至。这场旅行，不只是饱览了丹崖碧水、古寨新风，更在云雾流转的静与动之间，让心卸下了尘嚣。